

谢超凡著

游心 与 呈艺

晚清文化视阈下的俞樾及其文学著述



人民文学出版社

谢超凡著

游心与呈艺

（晚清文化视域下的俞樾及其文学著述）



人民文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刘 恋

封面设计:回归线视觉传达

版式设计:东昌文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游心与呈艺:晚清文化视阈下的俞樾及其文学著述/谢超凡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

ISBN 978-7-01-007824-3

I. 游… II. 谢… III. 俞樾(1821~1907)-文学创作-文学
研究 IV. I20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41250 号

游心与呈艺:晚清文化视阈下的俞樾及其文学著述

YOUXIN YU CHENGYI. WANOING WENHUA SHIYU

XIA DE YUYUE JI QI WENXUE ZHUSHU

谢超凡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9 年 5 月第 1 版 2009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11.5

字数:250 千字 印数:0,001~3,000 册

ISBN 978-7-01-007824-3 定价:25.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目 录

引言 俞曲园何人·····	(1)
绪论 俞樾生平著述及研究情况概说 ·····	(4)
第一节 俞樾生平及著作简述 ·····	(4)
第二节 俞樾文学著述研究概况 ·····	(11)
第一章 俞樾思想述略 ·····	(15)
第一节 俞樾的学术思想 ·····	(18)
第二节 俞樾的教育思想 ·····	(29)
第三节 俞樾的政治理想 ·····	(46)
第二章 俞樾的诗论及诗歌 ·····	(63)
第一节 俞樾的诗论 ·····	(66)
第二节 俞樾的诗歌创作 ·····	(81)
第三节 俞樾《东瀛诗选》的编选与中日文化交流 ·····	(96)
第三章 俞樾的杂文理论与创作 ·····	(119)
第一节 “杂文”概念的流变及俞樾的“杂文”观 ·····	(120)
第二节 俞樾的杂文理论 ·····	(133)
第三节 俞樾杂文创作研究 ·····	(145)



第四章 俞樾的文言小说创作	(176)
第一节 俞樾文言小说创作概述	(177)
第二节 俞樾笔记小说的学人特征	(187)
第三节 俞樾文言小说的劝惩性	(202)
第四节 俞樾文言小说的艺术特征	(211)
第五章 俞樾的俗文学研究	(225)
第一节 俞樾俗文学研究概述	(226)
第二节 俞樾通俗小说的研究与编撰	(241)
第三节 俞樾对戏曲等说唱文学的考证及戏曲 创作	(266)
第四节 俞樾在小说研究史上的地位	(276)
余论 俞樾及德清俞氏在近现代史上的地位	(282)
第一节 德清俞氏的文化成就	(282)
第二节 俞樾与俞平伯的文化遗产	(291)
第三节 俞樾及俞平伯在近现代文化史上的地位 ...	(298)
附录一 俞樾生平及著述简谱	(305)
附录二 俞樾作品刊刻表	(323)
附录三 《春在堂全书》流传情况	(333)
附录四 俞樾集外诗录	(338)
附录五 俞樾几部文言小说之间重复情况对勘列表 ...	(348)
主要参考文献	(356)
后记	(361)

引言 俞曲园何人

1983年4月14日,《人民日报》第八版“大地漫笔”专栏刊出朱慧深先生短文《俞曲园何人?》,全文如下:

这并不算是个艰深的问题,但我想,今天的小学、中学,以至大学生中能答出来的恐怕不会多。这事实上说明的是一个文化水平的问题。不能说谁会开电视机,录流行歌曲磁带就算有了“文化水平”。这是明明白白的。

这些感想是由叶圣陶同志的一封信引起的。叶老谈起修复苏州的“曲园”,先应向地方干部宣传俞曲园是怎样一个人,和何以值得纪念,这是很切实的建议。不知猜得对不对?每一个地方的负责人能说出当地古今文化名人的名字、事迹来的恐怕并不太多。因此就需要宣传、补课,否则什么文化建设都将无从说起。

苏州有一个文征明的旧园,五年前我去看过。一座明代漂亮的水榭被用作仓库,腰身被压得弯下来了。过两年又去看,门口添了“文物保护单位”的牌子,去年又去看,牌子依旧,但水榭腰已被压垮,成了一堆破烂了。

论名气,文征明怕要更大些,时代也更古些,文征明尚且如此,更何论俞曲园?

读完这篇文章,心中颇觉感伤。当然,这种状况目前已得到一些改变。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由叶圣陶倡议,陈从周大力斡旋^①,在国家文物局和苏州市政府的支持下,曲园中主要厅堂于八十年代中期修缮完成并对外开放,花园部分也于1990年年底竣工。曲园是同治十三年(1874)俞樾在友人的资助下得以修建完成,小则小矣,但在俞樾的亲自设计下,“叠石凿池,杂蒔花木”,有水有桥、柳绿芭青,诗云:“园林一曲柳千条,但觉扶疏绿阴绕。为惜明月无可坐,故于水面强为桥。平铺石板俨成路,俯倚红栏刚及腰;处置梯桄通小阁,差堪布席置茶铫。”(《春在堂诗编》卷一四)因其形曲,又取老子“曲则全”之意,名之曰“曲园”,是俞樾后半生的主要居所。而今天的曲园还是一个茶馆,下棋品茗,倒有几分闲静和逸气。在杭州西子湖畔、孤山南麓下,由俞楼重建成的俞曲园纪念馆,也已是西湖的一大文化景观。但若问起俞樾,估计除“清末朴学大师”这个名号外,真正全面了解他的人士并不多,还时有人把俞樾与俞正燮(字理初)混为一谈^②。

俞樾,这位晚清名扬海内外的朴学大师,在今天享受到的关注无疑远远低于他在当时的名位。可以说,在有关俞樾的研究上,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是今不如古,一是中不如外。当然,这个问题

① 有关曲园修复过程,详见叶至善、俞润民、陈煦编:《暮年上娱——叶圣陶俞平伯通信集》,花山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

② 如赵家莹先生《近代社会思想的变迁与俞樾文学观念的更新》一文的开头,“戴醇士《习苦斋笔记》记云:‘理初先生,黟县人,予识于京师,年六十矣。口所谈者皆游戏语,遇于道则行无所适,南北东西,无可无不可。至人家,谈数语,辄睡于客座。问古今事,诡言不知。或晚间酒后,则原原本本无一字遗。’看来,俞樾着实有几分风流才子高人雅士的风度”。后文还把俞正燮的《癸巳类稿》归于俞樾名下。见《杭州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

我们应该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就俞樾而言,在同时代他无疑是出色有代表性的人物,但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在他前后无论朴学、文学,都有比他出色的学者,所以他不可避免地被漠视。俞樾在日本“是如同鉴真法师那样被仰慕的人物”,日本学者和艺术家到苏州通常都要去瞻仰俞樾故居,到寒山寺游览的日本游客,几乎人人都会购买由俞樾题写的《枫桥夜泊》碑的拓片^①,这同俞樾对晚清日本学界的影响及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卓越贡献分不开,而在中国则少了这一层含义。因此今天重提俞樾,主要是想回到俞樾的时代,重现俞樾在他所处时代蕴涵的文化意义。

① 陈秋生、张志新:《俞曲园与曲园》,《文博通讯》1983年第4期。

绪论 俞樾生平著述及研究情况概说

第一节 俞樾生平及著作简述

俞樾,字荫甫,号曲园,浙江德清人,生于清道光元年(1821)十二月初二日,卒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十二月二十三日^①。俞家原世代务农,自俞樾祖父俞廷鑑始为书香之家。俞廷鑑好学博识,为乾隆甲寅(1794)恩科钦赐副贡生,然在仕途上未能有所作为,后俞樾把他评注的四书整理装订,并由李鸿章题笺曰《俞南庄先生四书评本》。父亲俞鸿渐(1781~1846),字仪伯,号剑花,晚年又号蓂花,三硬芦圩耕叟,嘉庆丙子科(1816)举人。著有《印雪轩文钞》三卷,《印雪轩诗钞》十六卷,《印雪轩随笔》四卷和《读三国志随笔》一卷,皆行于世。

俞樾初名森,后改此名^②。道光四年(1824),俞鸿渐以乡居无师,率全家迁居仁和县临平镇之史家埭(俞樾母姚氏之乡)。六岁时,姚氏即授俞樾及俞林两兄弟《四书》,俞樾过目不忘,幼时即显

① 此为农历算法。

② 俞樾:《右台仙馆笔记》卷十第2则:“余生六岁,先大夫始命余名曰森,后又改今名。”注:本书所引俞樾作品,除特别说明,所用版本均为光绪二十三年(1897)《春在堂全书》石印本。

出不凡的慧根。俞樾方治举子业,或称“两俞难兄难弟,他日显达,可操券也。”孙家球(字竹孙,俞林之妻父)应之:“尔勿草草,若小俞者,岂独簪纓中人邪?乃当代之传人也。”^①俞樾从戴貽仲先生学五年,打下深厚的文学基础,后随父在任馆的常州新安汪氏家读书,并与孙氏一家结下深厚友谊。俞樾年十六取入县学,学使为史蘅塘;道光十七年(1837)应乡试,中式副榜第十二名;道光二十四年(1844)中举人;道光三十年(1850)举进士,保和殿复试,诗题为“淡烟疏雨落花天”,俞樾首句为“花落春仍在”,为主考官曾国藩所赏,曾国藩以其咏落花而无悔飒意,力排众议拟为第一;五月授翰林院庶吉士;咸丰二年(1852)授编修;咸丰五年(1855)被派充国史馆协修,八月放河南学政,十月出都赴任;咸丰六年(1856)二月主考;咸丰七年(1857)七月,御史曹泽(登庸)弹劾俞樾所出试题割裂,革职回京。

罢官后,俞樾偕家侨居苏州。同治四年(1865),李鸿章推荐俞樾出任苏州紫阳书院讲席,开始书院教育生涯^②。俞樾曾先后

① 俞樾:《春在堂随笔》卷一。又,《春在堂随笔》卷五记道光己亥(1839),徐诚庵与同县沈闲亭夜话,纵论邑中诸人,先生皆摇首闭目,不置一词。问“吾邑竟无一人乎?”先生睥睨良久,忽曰:“若知有俞荫甫乎?”曰:“固识之,乃与同补博士弟子员者。”曰:“是吾邑之传人也!吾衰且老,可息肩矣。诸君欲与并驱中原恐终为虬髯公耳。”

② 俞樾:《春在堂尺牍》卷一《与肃毅伯李少荃同年前辈》有云:“因思金陵为名胜之区,又得阁下主持其间,未识有一席之地可以位置散材否。近世以浙人而作白下寓公者,惟随园老人,至今艳称之。其人品其学术皆非樾所心折,然其数十年山林之福,实为文人所罕有,而非尹文端为制府,则亦安能有此耶?樾之薄福,固不敢希冀随园,而阁下勋名则高出文端万万矣。企予之私,率尔布陈,伏惟惠督。”俞樾此书当作于同治三年(1864)左右,时正避乱天津,境况颇窘。写此书是希望李鸿章能够看同年之谊为其谋一差使,所以李鸿章荐俞樾紫阳书院讲席。注:本书所用《春在堂尺牍》为上海图书馆藏光绪间《春在堂全书》刻本。

主讲苏州紫阳书院、上海求志书院、上海诂经精舍、归安龙湖等书院，并主杭州诂经精舍讲席三十一年之久。光绪二十九年（1903），俞樾以中式六十年例当重宴鹿鸣，得旨复编修原官，有“早入翰林，殚心著述，启迪后进，人望允孚”之谕^①，“稽古之荣，一时无两往者。曾文正谓先生拼命著书，食报之隆乃偿于后，可谓极儒生之殊遇矣。”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公历1907年2月5日），俞樾逝世于苏州，“朝野人士闻之，相与咨叹，谓顿失儒宗，后生小子于何宗。”^②江苏巡抚陈夔龙以俞樾学术及所著书入奏，诏入国史儒林传。

俞樾虽仕途生涯短暂，然失之东隅，收之于桑榆，一意著述的他以文字传名于后世^③。《左传》有言：“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襄公二十四年）立德乃为太上，非常人所能，立功则须出相入将，故立言成为古代文士流芳后世的追求。曹丕《典论·论文》道：“夫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终，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长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腾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也。”有清乾嘉之际，“立言”更是学者们的主动选择。如钱大昕言：“予谓古人论三不朽，以立言居立功之次，然功之立必凭借乎外来之富贵，无所借而自立者，德之外唯言耳。姚、宋、郭、李诸公，非身都将相，则一田舍翁耳，吾

① 俞樾：《春在堂诗编》卷一九。

② 缪荃孙：《俞先生行状》，缪荃孙辑《续碑传集》，清宣统二年（1910）江楚编译书局刻本。

③ 欧阳显：《俞学政》：“论者谓无曹参劾，不过朝中一官，安得有此著作，传名后世？”《见闻琐录》，恒庵校点，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151页。

未见言之次于功也。”^①又言：“人皆可忠义，不皆可儒林。慷慨一时事，著述千秋心。”^②认为立言并不次于立功，且著述之事关乎千载，非一朝一代之功业所能及。

对于立功还是立言，俞樾始终处于矛盾之中，他虽“少时即斐然有著述之志”^③，九岁时便剪纸为书册之形，自注其下曰：“著述等身，笃老不倦。”^④也曾以“山林之人”^⑤自况，罢官后拒绝大臣们的入幕之请^⑥，但终究“不能忘名位”^⑦，这当然同儒家“学而优则仕”和传统中国“光宗耀祖”的认知有关系。就俞樾而言，罢官后，觉得对不起的是其母姚太夫人，“可以做公卿，不可以事老母”。^⑧但俞樾曾经希望的“学问”、“科名”、“禄位”兼得^⑨的理想并未实

① 钱大昕：《瓯北集序》，《潜研堂集·文集》卷二六。

② 钱大昕：《潜研堂集·诗续集》卷二。

③ 俞樾：《春在堂随笔》卷四。

④ 缪荃孙：《俞先生行状》。缪荃孙辑：《续碑传集》，清宣统二年（1910）江楚编译书局刻本。

⑤ 俞樾：《井上陈子德〈西行日记〉序》，《春在堂杂文》四编卷八。

⑥ 《春在堂诗编》卷一九：“落拓江湖一角巾，不思再踏玉阶尘。屡烦师友招延意，甘作山林放弃身。”自注：“余罢官后，袁端敏、曾文正并有意招延，谢不往。”后人经常把俞樾归入曾国藩幕僚之列，其实他虽受曾国藩知遇之恩，却未曾入曾氏幕府。

⑦ 章太炎：《俞先生传》，《章太炎全集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11页。

⑧ 《曲园自述诗》：“庄巾老带岂非仙，却恐慈怀未释然。戏为山妻做生日，同披命服拜尊前。”注曰：“余罢官以来仍还初服，然可以做公卿，不可以事老母。适儿子绍莱以道銜为余请二品封，春间领到诰轴，乃于六月初三内子生日改服命服。”

⑨ 俞樾：《春在堂随笔》卷三：“（谢梦渔）：‘学问是一事，科名是一事，禄位是一事，三者分而不合。有学问者不必有科名，也有科名者不必有禄位也。’余深韪其言。”

现,只能时时感慨“玉堂旧梦付之云烟之过眼”。^①

罢官后,幼年即树“传人”之志的俞樾选择了著述,亦即“立言”作为席留名山的事业^②。“前尘昔梦久付飘然,而文士名心不能自己”^③。而《春在堂诗编》卷七“五十初度偶成”所言“颓唐无分到公卿,聊复安排身后名。海外流传两评议,人间游戏一《宾萌》”。可谓真实表现了俞樾对“立功”无望的无奈以及“立言”的渴望。

“著述自娱”^④的俞樾“每竟一岁,皆有写定之书刊布于世”。^⑤一生共创作近五百余卷的《春在堂全书》及其他著作。俞樾一生辗转德清、杭州、苏州、绍兴、上虞、宁波、上海、天津数地,晚年多次承受亲人离世之痛^⑥,但俞樾抱着“学问无穷,岁月有限”^⑦的求取之心,以白居易“生前富贵应无分,身后文章合有名”自勉^⑧,治学不辍。“辛未春日以第一楼丛书付剞劂率题五韵”有云:“自笑迂疏百不如,廿年文字耗居诸。山妻苦劝宜调气,慈母传言戒著书。”^⑨可见其著书之勤。曾国藩曾对人言及自己最得意的两门

① 俞樾:《春在堂尺牍》卷一《与戴子高》。

② 《曲园自述诗》:“十年春梦付东流,尚冀名山一席留。此是研求经义始,瓣香私自奉高邮。”

③ 俞樾:《与曾枢元同年》,《春在堂尺牍》卷二。

④ 俞樾:《与谢梦渔同年》:“弟著述足以自娱,笔耕足以自食。”《春在堂尺牍》卷三。

⑤ 缪荃孙:《俞先生行状》。见缪荃孙辑:《续碑传集》,清宣统二年(1910)江楚编译书局刻本。

⑥ 俞樾之次子祖仁以心疾废事;光绪五年(1879)姚夫人亡;光绪七年(1881)长子绍莱卒;光绪八年(1882)次女绣孙病逝;光绪十六年(1890)长女婿王康候卒;光绪二十年(1894)孙妇彭氏夭。

⑦ 俞樾:《春在堂尺牍》卷二《与壬甫兄》。

⑧ 俞樾:《春在堂尺牍》卷一《与次女绣孙》。

⑨ 俞樾:《春在堂诗编》卷七。

生：“李少荃拼命做官，俞荫甫拼命著书。”①《清史稿》称其“生平专意著述，先后著书，卷帙繁富。”②何鏞称其“著作等身，才华盖代。”（《荟蕞编·弁言》）③黎庶昌亦言：“德清俞曲园先生，以经学文章名重一时，著书之富，自本朝朱竹垞、毛西河、王而农、钱竹汀诸老宿外，罕见其匹。”（《曲园自述诗·序》）④皆肯定俞樾一生笔耕不辍，著述有成。

俞樾治学涉猎颇广，经子、诗词、散文、小说、传奇、地方志、游艺等皆有所成。同治八年（1869），因战乱典籍毁坏严重，俞樾总办浙江书局，并促成江宁、苏州、杭州、武昌四书局会刻《二十四史》，浙局精刻子书二十二种，“海内称为善本”。⑤对文化典籍的保存和流传做出贡献。俞樾的书法，也领一代风骚，工篆隶，《国朝书人辑略》、《国朝书画家笔录》皆收入。日本人对俞樾的书法非常折服，认为俞樾的书法“得古人字画合一之旨”，一度“日本人求书者，几于无月无之”。⑥曾孙俞平伯亦言曾祖“字体晚年比早年大变了，工力尤在篆隶二种。”⑦

俞樾八十五岁时赋诗有云：“书高六尺身相等”，自注曰：“《春

① 俞樾：《春在堂随笔》卷一。

② 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儒林三》，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3298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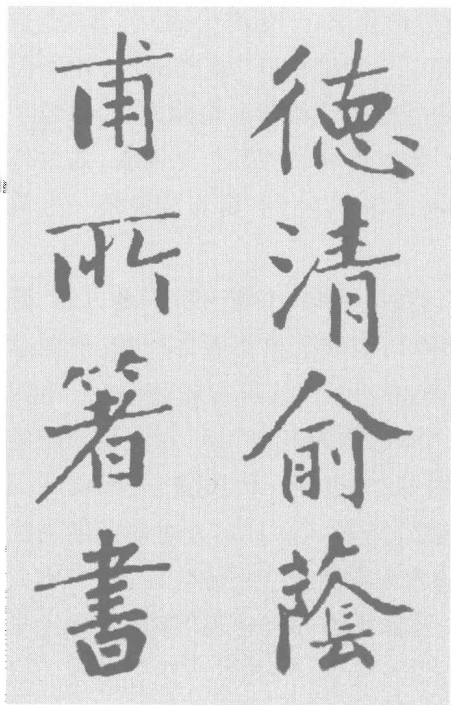
③ 俞樾：《荟蕞编》，清光绪七年（1881）《申报馆丛书》本。

④ 俞樾著，日本樽原陈子德编：《曲园自述诗》，日本明治二十三年（1890）博文馆刻本。

⑤ 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儒林三》，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3298页。

⑥ 俞樾：《春在堂诗编》卷十一《乾隆间日本曾以金币聘吾邑沈南屏先生为画师，今余又应日本人之请选定日本四十卷，沈肖严广文以为皆吾邑盛事，赋诗见赠，率成一绝句酬之》：“昔贤画笔重扶余，浪窃诗名笑我虚。却使东瀛传盛事，清溪三绝画诗书。”（注：年来日本人求我书者几于无月无之，合之或可称三绝乎？）

⑦ 见俞平伯1971年3月27日给儿子俞润民的信。《俞平伯家书》，开明出版社1996年版，第62页。



曾国藩题“德清俞荫甫所著书”

在堂全书》装订一百六十本，积之高六尺许。”^①可谓“著作等身”，完成幼时的夙愿。俞樾的著作不但行于世，而且显于世，为时人和后学所认可。这对一个以大半生时间从事著述的学者来说，实在是欣慰之事^②。俞樾的“拼命著书”，也确实为他带来“儒生之殊遇矣”，光绪帝“殚心著述”之谕无疑是对其莫大肯定，为感谢圣主之恩，《春在堂全书》的扉页由曾国藩题署的“德清俞荫甫所著书”^③改成“殚心著述”，“以志荣遇”^④。

俞樾遗书中说：“吾一生无所长，惟著书垂五百卷，颇有发前人之所未发，正前人之错误者，于遗经不为无功。敝帚千金，窃自珍惜。子孙有显赫者，务必将吾书全书重刻一版，以传于世，并将

① 俞樾：《春在堂诗编》卷二二《自笑》。

② 《春在堂全书》行于世，喜之者颇多，而且影响颇广，俞樾曾记道：“蜀士游于吴，往往踵吾门而求见。”（《春在堂杂文》六编补遗卷三《从孙婿洪鹭汀刺史五十寿序》）注：本书所用《春在堂杂文》为《续修四库全本》。

③ 同治十年（1871）曾国藩为《春在堂全书》所作题署。

④ 上海图书馆藏光绪间《春在堂全书》。

坚洁之纸印十数部，游宦所至，遇有名山胜境，凿石而纳之其中，题其外曰‘曲园全藏书’，庶数百年后有好古者，发而出之，俾吾书不泯于世。”^①“立言”之心至死不渝。

第二节 俞樾文学著述研究概况

作为学者，俞樾是幸运的，他的著作几乎都能及时行于世。俞樾在光绪二十三年（1897）杭州姜子牙石印本《春在堂全书》自序中谈到：“世间老师宿儒，白首著书，身后徒饱鼠蠹者，何可胜数。而余每著一书，书成之后，即付剞劂，刻成之后即行于人间，傍及海外，殆亦所谓适有天幸者与？”《名山福寿篇序》亦提到：“余书甫成，而传播人间，旁及海外，至区区残稿，犹不弃捐，卜名山而藏之，入诸贤之咏歌，供后人之凭弔，造物者之于我不太厚哉。”^②这得益于他的友朋弟子，都把出资为他刊刻著作为己任。^③如王凯泰同治九年（1870）《宾萌集·序》所言，“君所著述，如良金美玉，有目者皆识之，数年后，君篋中书必尽为人所刊刻。余与君同岁成进士，又重之以婚姻，独不稍任剞劂之役，无乃当仁而让，为君子所笑乎”。因此王凯泰谋刻俞樾诗文，但已被杨昌浚（字石泉）所刻，遂寓书请刻俞樾文集。

俞樾在经学、小学、文学、艺术诸方面皆有所成，朴学大师身份早已得到公认，名列《清史稿·儒林传》、《清儒学案》、《清代朴学

① 俞樾：《曲园遗言》，民国间影印本。

② 俞樾：《春在堂杂文》三编卷三。

③ 俞樾：《春在堂随笔》卷一提到同治四年，杭州太守刘笏堂见俞樾所著《群经平议》，贷钱赠俞樾作写书之费。关于俞樾的友朋弟子出资为其刊刻的著作，可参见文后附录《俞樾作品刊刻表》。

大师列传》诸书。《群经平议》、《诸子平议》及《古书疑义举例》不断再版，成为经学、子学与小学的典范之作，被誉为乾嘉学派的殿军人物。著名语言学家马叙伦即称：“晚近能绍乾嘉诸老之学者，莫如俞樾黄以周孙诒让三氏。”^①对俞樾的生平及著述概况，《清史稿·儒林传》、徐世昌《清儒学案·俞曲园学案》、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缪荃孙《俞先生行状》、章太炎《俞先生传》、周云青编《俞曲园先生年谱》、徐澍《俞曲园先生年谱》，台湾郑振漠《清俞曲园先生樾年谱》等都有介绍。近年俞润民、陈煦的《德清俞氏》、李凤宇《失落的荆棘冠——俞平伯家族文化史》以及张欣《花落春仍在——俞樾和他的弟子》等传记都对俞樾的生平有较详细的介绍，对俞樾的著述亦有简略介绍。

对俞樾学术研究的探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有只言片语。许寿棠先生有《俞曲园先生的思想》（载1947年7月《台湾文化》第二卷第四期）一文，从哲学、文学、朴学、教育四个方面对俞樾的思想做了简略叙述。1971年，台湾曾昭旭出版《俞曲园学记》，介绍俞樾的生平、著述、学风与治学方法，又把俞樾的学术研究分成经学、小学、诸子学和文学分别进行评述，初步比较全面地研究了俞樾。杨向奎《清儒学案新编·俞樾〈曲园学案〉》对俞樾的学术思想略有介绍。郑国庆主编的《晚清社会与文化》中有专章《俞樾对传统学术的研究》，分经学、子学、小学对俞樾的学术研究做了介绍。而罗雄飞出版于2005年的《俞樾的经学研究及其思想》对俞樾的经学研究做了比较全面深入细致的研究，可谓近年研究俞樾的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就单

^① 马叙伦：《北京大学研究所整理国学计画》，见《新教育》三卷4期，第487～488页。